

國留學萬事就緒，回想起來在當時醫學界的觀念中，一般醫療優先於牙科醫療，在留學人數有限配額中，我這一牙科醫師能僥倖地被選出，實出於已故王耀東館長對牙科之理解，也感謝美援之美國式公平處理事物的態度。

終於在台灣產生第一個牙醫將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就學，取得正式學位。當時在我的心裡所能想像到的，不外乎到了美國將吸收在台灣學不到的知識，腦海裡有的是年輕人所有的求知慾和榮譽感。在美國大學的生活，在過去的日子有多少次幻想過，豈知在到達美國以後，等待迎接我的是課程裏語言上的困難以及面臨不同的生活方式。

美援會規定，凡是留學的學人在出國前約需花一年時間接受英文能力訓練。地點是當時台大醫學院後面的舊解剖學教室，教室前掛著“美援技協會英文中心”木牌。主任老師叫 Mrs. Hunter。班上成員有故耳鼻喉科杜詩綿醫師、藥理科李復禮醫師、小兒科陳炯暉醫師、內科陳炯明醫師等人，這一些人來自台大，皆屬該科在台灣之佼佼者。

民國 46 年 6 月，我在老舊如同小火車站的松山機場，搭我國 CAT（不是貓）公司飛機經由東京飛往美國。長褲的暗袋裡藏著家父給我的 220 元美金。飛機不時在震動，天黑後，經由機窗裏在黑暗中看到的是螺旋槳引擎周圍不斷地吐出青色螢光。機內不斷送來機艙飲食，在那時代，飛機內用餐和現今大不相同，每位旅客腿上先放一塊小棉花墊，墊上再放食物盤。一餐又一餐、不知吃了多少餐，飛機經過太平洋小島加油，在夏威夷休息，最後抵達舊金山。台灣至美國間的飛行時間漫長，但我對這又慢又長如騰雲駕霧般的美國行，喜悅不